

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

红楼梦符号解读

林方直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紅樓夢符号
解讀

周汝昌署



书名题签 周汝昌
责任编辑 陈羽云
封面设计 林方直
纳日松

书 名 红楼梦符号解读
作 者 林 方 直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地址: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邮编:010021 电话:0471-4969064)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87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7-81015-573-3/I·62
定 价 15.00 元

周序

用符号学来绎解《红楼梦》？没听说过^[1]。这是红学的“宗门正脉”？还是左道旁门？再不然也许就是一种“野狐禅”？

盖初闻此说者，未尝不以此见疑也。

我想要奉告看官读者：是正法眼藏，是红学三昧；不是外道，不是邪教异端。

符号学，在我中华来说，是最古老的文化形态与哲思浓缩结晶。比如《河图》，《洛书》，《八卦》，莫不属于此学此理。就连我们的汉字这项宝物，也正是一种独特的高级思想符号^[2]。

那么，以中华语文为“载体”的文学，如其间会涵蕴有符号学的意义，就不应是闻而称异之事了。

当然，我们的祖先，并不那么称呼，不说什么“符号学”之类的洋话而另有自己的措词就是了。

符号，符号。这东西听起来也许让人生简单枯燥之感，没有审美享受。但我要说：我们中华的符号，并不如

此，它们丰厚微妙，总还又带着中华特有的诗情画意，咀嚼之际，其味无穷，其韵不匮。这一点很重要，切莫碌碌碌碌，玉石不分。

正因此故，曹雪芹才把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艺术，运化到他的《石头记》里面来了。

在他的小说里，处处是诗和画和史笔哲思的符号，其美其妙，良不可言。这个，表面像是个“文艺技巧”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关纽的重要显相。

不过，这种认识与阐释，却是刚刚由林方直教授首次正式揭举给我们的。我认为这确实是一大贡献，值得文化学术界刮目相待。因为，文学的符号学固然并非他之始创，但以此学来研析《红楼梦》，则他是第一人。

符号之所以为“符”者，归根结柢（不是“底”）还是个文化深层涵义的反映。为给本书作序，须容我对此略陈愚见，方能切题。

比方说，相当于汉语“符号”的英文字是 Sign, Symbol, Mark，它们的定义不过是一种“记号”，有的可相当于“象征”，有的也含有“征兆”“迹象”之义；但我觉得它们离“符”都还太远，不是一回事。不同的语文观念概念

永远带着文化差异的成份。

例如：我们这儿的“符号”并不枯燥简单，“符”字领起的词语如符咒、符讖、符籙等，就令人一见即感到“神秘”或“奇妙”了。这也并非全属迷信，原由是它们的背面或内核都埋藏着尚待发现的大量信息。信息总在“放射”其潜在功能力量，而当人们未能侦破解说清白时，这就叫做“神秘”了，其实并不玄虚。

曹雪芹的符号学，蕴藏着丰厚无匹的文、史、哲综合信息，他的文笔的魅力，端在于此——魅力者，也正是一种尚未能说清的吸引感染之力量与光采，所以魅力也显得有了神秘性。

这些“玄”理妙境，一般人是认不清、说不出的，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位高明之士为我们启蒙解惑。现在才有了林教授的这部新书，姗姗而来迟。

这部书，讲的都是《红楼梦》的“老”课题，而讲来时却在处处充满了新意新解，新角度新层次。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或小事。讲“红学”的人不算少了，讲的岁月不算短了，怎么没有比本书更早的同类著述问世过呢？说“开辟鸿濛”，语涉张皇；说“新开发”，总还不致言过其实吧。

是以我为本书作序，并无酬酢之意，敷衍之词，而是衷心的欣然命笔——欣然的是它终于打破了多年来此一领域（所谓“红学界”）的单调和沉闷，停滞和滥竽。沉闷的“大堤”有了一个新缺口，就透过来一丝可贵的新鲜气息。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此书全部内容的见解，但你应该欢迎事情总得有些新局面，新气象。这样方能谈得到前进与发展。

曹雪芹并不能预定二三百年后会有“红楼符号学”或“石头密码破译”这样的名目和事迹出现，但他的特异天才又确实不虚地建立了此学此秘的实体范例。

正因如此，这又一次暴露了程、高伪续的虚假欺诳。世上批高与捧高的尚在煞费唇舌笔墨地“斗智”，而批高者的一切“空论”虽然驳难有方，却终不能使捧高者闭口；如今这部书一出，事情的形势就要改观了——因为本书已然昭示天下，雪芹笔下的符号与密码，程、高之流是一窍不通的，大部分是视而不见、置而弗论，小部分则作出歪解。所以他们的伪续是一个符号也没按照雪芹本旨推衍的，他们完全违逆与消灭了那些奇妙无匹的红楼符号与石头密码的建构与存在。这一来遂使任何再想吹捧他们的“理由”都显得全成了沙上之筑室，空中之

楼阁。

这也是本书的最重大的功绩之一端。

雪芹的原著已无复全貌可窥了，这个巨大损失与憾恨还能补偿弥缝吗？不能了——不忍心这么实话实说是自欺欺人，于事无益；可是，本书标出的符号学与密码破译，却真的又使人们能够逐步地大致复其旧观了。红学中后起的一支分科探佚学，正是建立在这些符号密码的信息库上的！这真是一个奇迹！（有些人对研求雪芹原著佚文大致情节轮廓的学术工作，颇事嘲笑，说那是“猜谜”“算命”……。正因为他们对雪芹的符号文化是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晓的。）雪芹又好像早有预感，感到书稿会遭不幸破坏，他为了保存必要的预示和征兆，就“全方位”地运用了这个他所独创的“奇书之秘法”（脂砚批语）。

全书共设十章，十章中胜义间出，精彩互呈。可惜作序的不应也不能逐一列举。例如：只拿第四章《符号与前文本》来说，就可以显示分明：（一）中华的符号这种“文化聚焦”是隐显着多么丰富深广的历史传承内涵；（二）要解这样的符号，得先具备多么雄厚的文化学养和灵慧才力；（三）以符号来讲解《红楼梦》，不但不简单枯

燥，反而正是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开心益智，获得莫大的美学享受；(四)于是当然也就十分佩服本书著者的才高学富，为我们提供了如此难逢的“红学文化营养新高剂量”。

这个第四章，选例只选收了四人：钗、湘、袭、探。这儿没有黛和别人的地位。此一现象惹我动思。其次，在史大姑娘的符号中，林教授竟然列出了八层“前文本”（或“文化原型”）！这真使我惊喜异常。

举此一隅，也就可以“反三”了，故不絮絮。至于第十章第三节专讲“四大处”（潇湘、蘅芜、怡红、稻香）的符号意义，则也是另一番境界，也表现了中华符号所携带的“前文本”信息的特殊丰厚性，可供互参，此处也就不加详说了。

当然，慧眼识得（“抓”住了）雪芹设下的符号，是一个层次；而慧心能正解所识符号的深意与复义，又是一个层次：两者并不“等同”“一致”。换言之，识了未必即能解了——解得不够确不够深，是“正常”的。因此，我钦佩著者的慧眼，但对他的识解也偶有异同、可以切磋之点。

比方本书讲到宝玉的“从属符号”人物——五个小

厮时,一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启牖,一方面也让我想起最近“问世传奇”的拙著《红楼艺术》,其卷尾一章讲到祭雯撰诔,文内特列的四样“微物”奠品,都带“符号性”(拙著并未能采用这样的词义,这儿是受本书之教以后的“紧跟学步”);我对这些小厮的雅名却另有“破译”——略述于序末的“附记”。但无论如何,雪芹对宝玉这个“自况性”核心人物的几位从属衬映小伴侣,其命名的符号意义是太重要了,如果不经林教授的点醒,哪个不是囫圇吞枣,或睁眼不见呢?

再若拈举雪芹的符号运用法,那么首先就是“红楼”二字了。这个符号清代人已引了白香山的“红楼富家女”,其实唐诗里比这好的例子多得是。可是,现代人却不懂它的文化信息了,竟把它译成了“Red Mansions”(现时国内外此译大行其道)。但雪芹能会把“红楼”与“朱邸”两个很不同的符号混用吗?类似这样的问题,读本书者,也应联带想及^[3]。

“红楼符号学”其实即是一种中华文化学的新型态。我回忆起,我与著者一同出席 1986 年 6 月的哈尔滨国际红学会议,在那会上我向《光明日报》的采访记者答问时,即提出了一个红学趋势将是向文化学发展的意见。

次年在海外写成《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今年出版的《红楼艺术》，书名虽题为艺术，实则我也还是意在文化。在不同论文中也曾提出“《红楼》是一部文化小说”的命题。但如何论证以期让人信服此一命题？却非易事，自己深感才力学识俱所未逮，抱此歉怀。如今好了——我要向本书“借光”：它正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给我那命题作出了极有力量的“证明”[4]。

本书从符号学这一视角，几乎论析了《红楼》—《梦》与《石头》—《记》的所有方面，其内容之丰富，表明了著者学力的深厚；他对此学真正地下了功夫。现时社会文化中若干现状都应了雪芹的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所谓的“红学”和某些之“家”，其间假的不少于真的，不务实学，奔竞名位，社会舆论，早有微词，情况并不全部令人鼓舞——而在此时此境中，忽见本书汗青，内心感触实多，因此序来絮词赘语不禁于笔端，交会于纸上，阅者谅之，兼亦鉴之。

回忆方直教授初访我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时为1976年。以后也曾为他的书稿作过些事情。1980年国际红学研讨会，周策纵先生特意嘱我多在大陆学者中推荐人才与论著，我即介绍了林教授以文会友，提供了论

文(这也曾引起人的不满)。所以这番制序,也就不同于“萍水”与“倾盖”——其感触之不止一端,盖非无由矣。是为序。

周汝昌
乙亥菊月下浣于燕京东皋
之西红轩。寒花节后订补。

【附记】

那本拙著中,有一章题为《巨大的象征》——即巨大的“符号”义,论证了“沁芳”一名的本旨涵义,即“花落水流红”的“浓缩”与“再铸”,此乃全书之最大主题,故祭奠特奠此泉,枫露之茗(其名实隐“血泪”一义),“群芳”之蕊(即第五回之“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与“群芳碎(髓)”,其鲛绡之帕,又是盛装“血泪”(古曰红泪)的专用物。一名不曾虚下。

循此而推,可悟:

(一)引泉——隐“沁芳”也;

(二)扫花——隐“花落水流红”“飞花逐水流”也;

(三)焙茗——隐“枫露”也；

(四)锄药——隐“芍药茵”(湘云标志)也；

(五)伴鹤——隐湘云(“寒塘渡鹤”“鹤势螂形”“看鹤舞”“松影一庭唯见鹤”(皆指湘云)也。

故我以为，雪芹的符号，并非“单文孤证”，而都还有一个首尾呼应，彼此衬映之妙。

但由于我是注重研究湘云的，而林教授则主张湘云只是“间色法”，与拙见不同，故而破解雪芹之符号学，亦不能尽趋一致。其它例子即不繁陈。所以附记者，为的是说明：这门学问实在是大有深入发展的广阔前景的，亟宜着重呼唤学界的注意。

【注语】

[1]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著有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76 该大学出版)，已有类似符号学性质的论述，但非正式立名创例。国内有无先例，限于见闻，尚所未详。

[2]汉字虽然也是一种符号，但它的文化信息性特强，即如我若见一“水”字，即会“看”到它的“身”上的许多信息，“高山流水”，“水流花谢”“水木清华”“似水流年”“秀水明山”……乃至“子在川上”，甚至还有甲骨金文中它什么样，汉简帛书中又怎么样子，以至欧虞褚薛、苏黄米蔡皆是如何写它？……，它的信息极富极有意味境界。

[3]我提此译,并无针对任何个人的用意,倒是十分善意地切磋之诚悃。此译太不妥,应该有勇气作出自我检省并明示改正。“红楼”之“楼”本不能译,故 Chamber(闺房)却似非而实是(不违原旨)。

[4]我赞同此书的大手眼总意度;个别解绎容有异同商略。此应宏通论事,而勿涉缠夹浅见。

目 录

周序	周汝昌
第一章 纯符号:石头	(1)
第一节 《石头记》:全息集合	(1)
一、石头的来历	(1)
二、《石头记》之义	(4)
第二节 石头:无材补天	(8)
一、世有“补天说”	(9)
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	(10)
三、“岂人力能可保常”	(15)
四、“于国于家无望”	(20)
五、“裙钗一二可齐家”	(27)
第三节 石头的奇缘	(33)
一、木石、金玉、麒麟	(33)
二、符号引起“现实幻觉”	(37)
第二章 符号化人物	(41)
第一节 谐音寓意的人名符号	(41)
第二节 己 儿	(46)
第三节 茗烟	(56)
第四节 多姑娘与灯姑娘	(59)
一、多姑娘与灯姑娘是一个人	(60)
二、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前后不一样	(62)

三、“多姑娘儿”的“多”符号与暴露意义	(63)
四、“灯姑娘儿”的“灯”符号及照察意义	(66)
五、程本的窜改和删削	(70)
第五节 石呆子	(72)
 第三章 从属符号	(75)
第一节 黛玉的从属符号	(76)
一、紫鹃	(76)
二、雪雁	(82)
第二节 宝玉的从属符号	(86)
一、茗烟、焙茗	(87)
二、锄药	(91)
三、伴鹤	(93)
四、引泉	(94)
五、扫花	(95)
第三节 宝钗的从属符号	(100)
 第四章 符号与前文本	(102)
第一节 宝钗	(102)
一、宝钗是夫妻分离的象征	(103)
二、古钗有泥古守旧不合时宜之义	(107)
三、古钗是盛衰兴亡的标志	(107)
第二节 史湘云与卫若兰	(108)
一、巫山神女与楚襄王	(109)
二、娥皇、女英与舜	(110)
三、嫦娥与后羿	(110)
四、燕姑与郑文公	(111)
五、织女与牵牛	(112)
六、樊姬与楚庄王	(116)

七、湘夫人与湘君	(117)
八、凤泊鸾飘	(118)
第三节 花袭人	(121)
一、假文本:《村居书喜》	(121)
二、真文本:《长安古意》	(122)
第四节 蕉下客	(124)
一、蕉下客的本义是争竞	(124)
二、在主奴关系上的争竞	(127)
三、在嫡庶关系上的争竞	(129)
四、在义利关系上的争辩	(134)
五、在家世兴衰治乱上的争竞	(138)
六、争竞的结果及评判	(140)
第五节 《红楼梦》与《祝福》	(143)
第六节 《红楼梦》与《花月痕》	(149)
 第五章 谶语:隐喻结局的艺术符号	(158)
第一节 《推背图》对十二钗册籍的影响	(160)
第二节 图谶:十二钗册籍解读	(164)
一、又副册之一:晴雯	(164)
二、又副册之二:花袭人	(165)
三、副册之一:香菱	(165)
四、正册之一:林黛玉、薛宝钗	(166)
五、正册之二:元春	(166)
六、正册之三:探春	(168)
七、正册之四:史湘云	(171)
八、正册之五:妙玉	(171)
九、正册之六:迎春	(172)
十、正册之七:惜春	(172)
十一、正册之八:王熙凤	(173)